

## 心之子赤的誠虔最以謹 福祝和意敬的高最致母父的下天向

「六點二十四分往高雄方面的普通車就要開了，還未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牆角上的擴音器傳來了播音小姐陣陣無奈卻又覺親切的催促聲。風塵僕僕地趕到車站，人潮倒是出乎意料地少，嘿！這班車可是讓我撞了個正著，趕緊買了張票，以十萬火急的速度，橫衝直撞地上了第二月台，然後再以生平最大的力氣一躍而上，就在這一跳躍利那間，車門同時「嘭」地一聲關上。哇！好險！總算讓我搭上這班令我感受良深的列車，踏上了歸途。

隨著車身的搖盪，我信手從袋中摸出一本唐詩賞析，煞有其事地翻閱著；時而低頭沈醉於詩仙的「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中那股孤獨自足的心境；時而感慨著李義山的「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中年華老去之速與青春不再的憂傷；時而凝望著窗外，傾聽那為寒冬侵襲的赤裸大地所發出無言的哭訴，彷彿一落葉在抱怨著多的來臨；正自出神之際，忽地鄰座傳來陣陣的吵鬧聲，只聽得一男子聲音道：「你宰樣某？我看你就沒順眼。」接著又一陣驚慌失措，酷似哭聲且夾雜著幾許無奈的婦人聲，道：「唉！你尸安那？你那也延怕媽媽？地！地！地！多一力廿少年地來衛一下，喝某！」當時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不曉得那位男子是一個精神有毛病的人，只看到對面的旅客一個個地相繼離座，而我又正好坐在這對母子的旁邊，心裏感到一陣恐慌，無計可施只好於慌亂中，趕忙換了個位置；同時，車上同一車廂的人，沒有一個人敢插手管這檔子事，大家心裏唯恐惹麻煩上身，尤其是在聖誕節前夕。幸好此時車停於彰化站，站長適時出現阻止了這位精神有毛病的年輕人的無知行為，也讓那位滿頭斑白、眼淚凝眶的可憐母親鬆了一口氣。

原本以為這事件只是歸途中的一個小插曲，不幸的是我居然坐在一群長舌婦之旁。「真倒霉！」那是四個不知何許村婦也？其服飾、裝扮、談吐、動作在在都顯示出其所受的教育程度之低落；她們不斷地談論剛剛發生的事，而且不時地把眼睛瞟向那對可憐的母子身上，更過分的是，其中之一居然假裝若無其事地走過這對母子面前，不屑地竊望了一眼，然後回到原位，以一副得意的樣子與其他三位說：「伊老母力守號，伊弟嗶噶笑。」然後一邊講，一邊笑，又把事情扯到其莊上別人的醜事上，在車上高談闊論的，之沒知識沒水準。唉！世上就是有這種沒有同情心的人，她們的話觸動了我心上的每根弦，心中被激起的衝動久久不能平息，難道生了這樣的孩子，就應該受到無情的恥笑和批評嗎？

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們不能以異常的眼光來對待與這對母子有同樣情形的其他家庭；如果不能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現自己的關懷和愛，那麼就把這份關懷和愛寄予無形吧！不要，千萬不要表現人性脆弱的一面，普天之下的父母豈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變成那樣？想想呵！人心人性！

下車時，我才發覺原來這對母子也是我同鄉人，詫驚之餘，有一股本能的衝動驅使我過去撫慰這位心靈滿受創傷的母親，可是就在我猶豫躊躇當兒，他們已消失於人群之中，遍尋整個月台也難見他們的踪跡，心裏不禁湧起了一股莫名的惆悵和幾許的哀愁。獨自漫步於寒風凜凜的歸途中，那位滿頭斑白、滿臉無奈的母親又浮現在我的腦海裏，我真的感到很抱歉，對於那位母親！因為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只想做個平凡人。在此時，也是聖誕節前夕，我謹以我最虔誠的赤子之心，祝福那位可憐的母親，也對普天下的父母獻上我最高、最誠摯的敬意與祝福。

赤心於 七〇、一二、廿四

總覺得有一種負傷的感覺和一份耐不住的難挨苦楚，許是久癩之痛再發，然又不能確切的察知源於何處；許是生活的單調與苦悶吧？但正如同我知，不須去強說愁的寫些東西，卻又不能避免一樣，我正一次再一次地覆蹈著這悲壯而殘忍的錯誤。

總覺得鬱抑若不得抒，負傷若不求癒，徒留一顆悲愴苦痛的心靈，便會導致思想上的某些偏差，以及生理上的病痛與反常。近來，我深愛於自己的身體，它多不像是一雙正常腳所撐持的正常個體呀！從細胞、組織、器官、系統以至個體，不知在那一階段發生了毛病。我仍是察覺不出，令人抱恨的依舊是這樣的疊感與那份驅不走的負傷感覺，病的陰霾漸漸地籠上了我。

昨日我清楚地記得是以一種雀躍的心情上教會的，却仍不可免地從無邊的憂鬱回來，踏著破碎的步伐，以一顆不經意的破碎的心。我想，當信仰不能使自己獲致喜悅或慰憤時，是自己的信仰不夠呢？抑或本來在信仰的主體上便缺乏力量？但也許不可怪的，因為於此兩者，我都沒有真正確切的實踐與徹底的去求了解。

一番思索，我驚然覺我在書中所擷取的並非是那足以幫助我超脫人生悲苦的睿智哲理，卻是我所心甘情願令我自己身傷感的情節。書常使我得到許多許多，同時也令我失去很多很多；使我受益很多，也傷害了我不少，究竟是曾經走過較有意義，或者從沒走過來得較幸福呢？太早的無知，使我盲於辨識如何來作適當的取捨，只是一味的爭強好勝，如一隻自負得可以的蛤蟆，妄想吞下偌大的天。

你曾經自詡過，對一個有自信的人，任何形式的崇拜與信仰都是一種可笑的嘲諷的。從你自己的身上去尋求熱愛與某種程度的信仰，然而，虛假自為的自信有時確是能助人度過困難的。還是去為自己尋找一個愛的烙印吧！將所有的負傷與不快圍於其中，忘掉這些煩心的記憶。

期待另一次心旋，期待另一個生之領悟，另一個對世界所持的了然冷漠。驀地，蟬蛻，雲散月現，古井千年，水中落石，終然響徹半邊天。



五  
五  
五

